

文汇·麦杰珂
新锐作家系列

刻舟记

甫跃辉 著



文匯出版社



刻舟记

甫跃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刻舟记/甫跃辉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2

(文汇·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

ISBN 978-7-5496-0762-4

I. ①刻… II. ①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6747 号

刻舟记

主 编 / 桂国强 陈 平
执行主编 / 陈先法

作 者 / 甫跃辉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瑞凡品牌设计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20 千
印 张 / 7.125

ISBN 978-7-5496-0762-4
定 价 / 22.00 元

主 编

桂国强 陈 平

编辑说明

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文汇·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

本系列共十种,为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情感饱满、风格各异,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哲贵的《迷路》、余西的《另一个世界的花朵》、甫跃辉的《刻舟记》、杨则纬的《我只有北方和你》、周荣桥的《易安香学——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王兴菜的《一路向东》、杨青的《约翰·列侬坐在我的窗口》;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走走的《天黑前》、任晓雯的《阳台上》、张怡微的《旧时迷宫》。

文汇出版社

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3年1月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
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吕氏春秋·察今》

目 录

第一章	小路	1
第二章	恐惧	14
第三章	通灵	27
第四章	少年	38
第五章	江湖	61
第六章	耳光	80
第七章	女孩	88
第八章	友谊	103
第九章	妹妹	114
第十章	哥哥	132
第十一章	小偷	147
第十二章	初恋	159
第十三章	跟踪	181
第十四章	今昔	194
第十五章	告别	204
后记	时光若水,刻舟求剑	212

第一章 小 路

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时，那条永远潮湿的煤渣小路还未消失。小路两边的竹林蔽日遮天，阳光遗失在路上，好似汗湿的手心里炽热的硬币。穿过竹林，眼前便豁然展开大片刚从冬天醒来、翻滚着墨绿波光的小麦田。我和哥哥走出家门，很不情愿地踏上这条永远潮乎乎阴森森的小路。走向麦田那边的学校时，我常常一边走一边把双手举到胸前，摊开来，承接从高高的天空上撒落的阳光。我们越走越快，光点从手上飞到身上。渐渐地我们跑起来了，光点飞得越来越快，在我们身上火星一般闪过。哥哥跨开两条腿，左手虚虚地握着，横在胸前，右手则攥一根细竹枝，驾！驾！驾驾驾！哥哥满脸通红地催赶着他胯下虚设的马跑在我前面。哥哥的模样立即让我联想到了电影里伟大的英雄们。我也到路边扯来一根细竹枝，跨开两条腿，驾驾两声。第三声还没喊出来，哥哥已经一跳一跳威风凛凛地跑远了，草绿色的军用挎包搭在屁股上，一颠一

颠地打着节拍，包里的铅笔、圆规和三角尺撞击着铁皮文具盒，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我扔下坐骑，挥舞着竹枝追上去，打着哭腔喊哥哥。我胆战心惊地瞅瞅小路南面的竹林。竹林里暗幽幽的，那栋黑黢黢的房子隐藏在竹林深处。各种各样古怪的鸟叫一阵紧似一阵，突然，竹林里动了一下，我猛地立住，所有的鸟都不叫了，仿佛一瞬间被无数双手同时攥住了喉咙。整片竹林安静得出奇。我头皮发麻，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再次撒腿快跑，这次再不敢停留，跑到小路尽头的三岔路口，赶紧向北转去，只感觉后背心冷飕飕的，似乎有一只乌黑的手从那栋黑黢黢的房子里探出，迅速朝我伸过来。我头也不敢回地朝北奔去，然后，看见哥哥正坐在一块给太阳晒得亮晶晶的黑石头上，跷着二郎腿，眯着眼睛，吹着口哨。

虽然哥哥经常这样捉弄我，但每一次拐弯后，看到他坐在阳光下等我，我都会感激涕零。那时候，哥哥的笑容如同阳光一样美好。哥哥笑着朝我喊，胆小鬼！我心里温暖无比，飞蛾扑向灯火似的扑向他。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小学四年级那年，打那件令我极为伤心的事发生以后，哥哥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我再也没跟他一起走过竹林里的小路，他也就不会坐在阳光下，吹着口哨等我了。

那以后，我开始跟妹妹一起走。妹妹刚刚升上二年级。之前，妹妹上学放学都由妈妈接送。当我和哥哥千万个不情愿地从暖乎乎的被窝里挣扎出来时，她还理所当然地躺在被

窝里，当我和哥哥正气喘吁吁地赶往学校，就见她坐在妈妈单车后座上，荡着两条细瘦的腿。每次超过我们后，她总会扭过头来，摇晃着扎满小辫子的脑袋朝我们撇嘴。我对她的这个动作恨之入骨，曾经不止一次想过，当她转回头的时候，一把将她从妈妈的单车上拽下来。那会怎样呢？她会大哭一场，妈妈会大吃一惊，然后大骂我一顿，回家后爸爸还会大揍我一顿。我像是已经那么干了似的，左手摸摸右手臂，右手摸摸左手臂，继续任由妹妹撇着嘴远去。我想哥哥对她的意见也很大，她朝我们撇嘴的时候，哥哥也会翻着白眼朝她撇嘴，有一次，哥哥甚至朝她远去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

那天下午刚回到家，我和哥哥发觉家里的气氛不对了。妹妹靠在妈妈怀里撇着嘴，斜眼盯着我们。爸爸坐在饭桌旁，尖尖地瞅了我们一眼，拖长声音说，回来啦？爸爸的声音冰块似的咕咚一声砸到我心头，我感觉到心扑腾跳了一下，再也不跳了。哥哥的情形比我还要糟，我低下头就看到他的裤腿给风吹动一样，簌簌颤动着。

我和哥哥都不吭声。

爸爸拿起了筷子，在桌边敲了敲，说，回来了就吃饭吧。说着自个儿夹了菜吃起来。我看到他跟前放了一个白瓷酒杯，爸爸用两个指头捏起酒杯往嘴里倒了一点儿酒，闭紧嘴巴，皱紧眉头，咕咚一声，吞药一样把酒吞下去。我和哥哥站在门口，谁也不敢动，哥哥的裤腿抖得更厉害了，我担心他不会像一捆干柴那样倒下去。妈妈抱着妹妹坐在爸爸旁边，

她们既不夹菜，也不说话，妹妹仍旧委屈地撇着嘴，只是没再看我们。这时候，哥哥抬起眼睛，狠狠地瞅了妹妹一眼。爸爸突然大吼一声，你还敢吓她！手中的酒杯同一瞬间直飞哥哥的脑门，我感觉眼前滑过一道白亮的弧线，哥哥头一偏，酒杯擦着他的耳朵飞到院子里去了。哥哥重新站直，愣了一下，随即抽噎着，跑到院子里。明晃晃的阳光下，哥哥在草丛间东翻西找。我想他一定早就找到了，只是想在草丛间消磨一下时间，想着怎么对付接下来的事情。哥哥慢吞吞地走回来，手里捏着酒杯。酒杯完好无损——我莫名其妙地庆幸，酒杯没摔碎就好。

哥哥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冷得受不了了。

那天，爸爸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单单这句话，就让我诚惶诚恐了好几天。那些日子，我踏上竹林间的小路，几乎看不到一点儿光亮。哥哥倒好，第二天就把这一切全忘了。他扭着皮开肉绽的屁股，一拐一拐地走。即便如此，他也没忘了捉弄我，突然又快跑起来。我迅速地瞥了一眼竹林里那栋半隐半现、黑黢黢的房子，呼喊着想追上去。湿漉漉的小路在我脚尖前飞跑，总比我跑得快。总算拐上北面大路，哥哥已经站在阳光里那块石头上等我了。他仍眯着眼睛，吹着轻松欢快的口哨，踮着一只脚，脚不停地摇晃着。我知道他坐不下去，架不起二郎腿了。

我笑了。

哥哥脸色阴沉了一会儿，也嘻嘻地笑了。

和妹妹一起走后不久，我便尝到了“孤独”的滋味。我开始怀念和哥哥骑着“高头大马”急匆匆穿过小路的美好时光。

很长一段时间，每次走完小路，拐上北面的大路后，我总会期待看到那块给阳光晒得亮晶晶的黑石头上，哥哥跷着二郎腿、眯着眼睛、吹着口哨等我。期待一次次落空后，我看到那块石头上耀眼的阳光，心里总禁不住一酸。我一直没再跟哥哥说话，哥哥也一直没再跟我说话，我心里期待着他先走过来跟我说话，哪怕笑一声都行，哈哈，或者嘿嘿，都行。那样我一定也会对他哈哈或者嘿嘿一声。但他没有。

和妹妹一起走，真正无趣极了。

当妈妈告诉她，从今往后不再接送她，要她跟我一起上学并回家时，她拽着妈妈的袖子，哭得伤心欲绝。她的眼睛水汪汪的，委屈地盯着妈妈。妈妈丝毫不为所动，只说，你也大了。妹妹听了这句话后，呆呆地望了妈妈一会儿，不哭了。她抽抽噎噎地，开始整理她的书包，把那些花花绿绿的纸拿出来，一张一张叠好、抹平，又郑重其事地放进去。她那全神贯注、严肃认真的样子，跟一个出门远行的大人没什么分别。尽管不乐意，第二天，没等妈妈提醒，妹妹就盯上了我。她看着我慢条斯理地穿衣服、慢条斯理地洗脸、慢条斯理地刷牙、慢条斯理地整理书包……我还在刷牙，哥哥就挎上书包出门了，他没喊我一声，也没回头瞅我一眼。如果不是正在刷牙，我一定咧开嘴哭了。我做了个哭的样子，牙膏立即钻进了嗓子眼儿。

我大声咳嗽着，喷溅出的白色泡沫溅在了裤腿上。有一只手在我背上拍了拍，转过头来，妹妹正盯着我。她已经背好了书包，背好了小黑板，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

最初几天，一出大门，踏上竹林间的煤渣小路，倏地，妹妹紧紧地拽住我的袖子。我吃了一惊，扭头看她，尚未散去的黑暗中，她仰着小脑袋，眼睛亮亮的，迎着我的目光，一句话不说。我本想说什么的，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多年以后，童年零碎的记忆中，这一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驻留，且在很久以后的将来都注定了无法忘却——

星光惨淡的清晨，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七岁的女孩紧紧靠在一起，他们颤抖的身子彼此支撑着、温暖着，踏上了一条阴惨惨的小路。男孩不安地望了望南边幽暗的竹林，竹林里那栋黑黢黢的房子忽隐忽现，在他眼前呈现出张牙舞爪的吓人样子。女孩同样不安地朝那个方向望了望，但她很快把目光转回来了，她几乎把头整个埋进了男孩的臂弯。那一刻他们给一个同样的心思紧紧联结在一起：赶紧走出这条小路。可他们谁都不敢跑，他们生怕跑起来的脚步声让黑房子里的那个人听到。他们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脚尖落在潮湿的竹叶上，被露水濡湿的竹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快走到小路尽头时，男孩憋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声，他们绷了那么久，一瞬间就崩溃了，大声惊叫着，飞一样奔向竹林外广阔的麦田。暗淡的星光在黑沉沉的麦田上浮动，我们喘息着，精疲力竭，心跳稳稳的，不约而同地咧嘴笑着。

两三个星期后，妹妹似乎断定我不会抛下她一个人了，除了早上，不再那么时时刻刻地盯着我了。但我们仍旧没什么话可说。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小路上，她常被路边的东西吸引，走走又停停，我不得不时时停下来等她。这时候，我再次怀念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光，我感觉脚底板痒痒了。我从路边扯了一根细竹枝，抽打起身下的“马”来。驾驾！我往前没跑几步，没听见妹妹的脚步声，刹住“马脚”，转回头，只见她蹲在小路当中，两只手杵着膝盖，仰着脑袋，眼睛亮亮地望着我。我简直要疯了。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我开始转过身，压低声音对妹妹吼，你快点儿行不行！你比蜗牛还慢哪！妹妹仍旧不言不语，回应我的仍是那无助的目光。

和妹妹的关系发生转折，是在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

我们一前一后地回家去，走到竹林间的小路时，妹妹的步子愈加慢了下来，她似乎忘记了对竹林里那栋黑房子的恐惧。家就在前面，快看得到了，我想赶紧逃脱这阴惨惨的小路，又不敢抛下她，不然待会儿非得吃一顿棍子炒肉不可。我等啊等，仍听不见她的脚步声，忍不住怒气冲冲地转过头，咬牙切齿地朝她吼，快点儿！快点儿！蜗牛！妹妹听到我的话，望着我，咧开嘴朝我笑，直起身子，伸出双手，手里捧着什么东西，在阳光下五彩斑斓的。我吃惊地朝她走去，那是一捧水淋淋的石头。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石头。问她，谁给你的？妹妹咧开嘴无声地笑了一下，说，路上到处都是。我这时才注意到我们脚下的小路，一场大雨把积年的竹叶和煤渣冲开了，露

出许多小石头。乳白的，青黛的，赭红的，都有。我也很快捡了一捧，还想再捡些，可惜没地方放了，又不敢把湿淋淋的石头装书包里。想来想去，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抬起满是泥巴的鞋底去踩那些漂亮的小石头。

妹妹很吓人地叫了一声。她撒了石头，拽住我，尖声尖气地喊，你别踩它们！我没听她的，仍旧抬起脚去踩，踩了，还要旋一下，脚挪开后，原本漂亮的小石头就替换成了一片泥迹。我再抬起脚时，走不出去了。妹妹显示出了惊人的力量，她拽住我，定定地盯着我，亮亮的眼睛露出了哀求的神色，又喊了一声：你别踩它们！我凑近她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妹妹迟疑地盯着我。我笑了，凑近她的耳朵，又说了一句话，她想了想，也咧开嘴笑了。

好多年后，想起妹妹，我总也忘不掉那个遥远的下午她那蹦蹦跳跳的样子。她躲闪着路上淤积的雨水，一蹦一跳往前走，每跨一步都准确地落到一块漂亮的小石头上，那些小石头像眼睛、像星星，在她走过之后统统熄灭。紧接而来的记忆，是两年后的另一个下午，妹妹为了她心爱的鹦鹉，一蹦一跳地走出家门，走向村口。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那天的夕阳挂在她奔跑时一起一伏的发梢上，是命运的嘴角不小心泄漏的一丝怜悯的微笑，而我们笑咪咪地望着她走远，比任何一块石头都要无动于衷。

妹妹的生命走到终点后，我对这个世界又一次失去了信

任。一切恍如浮在水面的冰块，无根、易碎，且充满寒意。我不得不再次苦苦“思索”，人是怎么来的？活着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活着的人怎么会忽然死了，死了之后这个人还有吗？有的东西怎么会没呢？……多年以后常常觉得不可思议，我还那么小，竟然开始想这些事了。

我对自己生命的起点展开了一系列不着边际的想象。不断地往回想，往回想，时间仿佛湍急的流水穿过窄窄的隧道后，哗啦一声，流畅奔腾起来。……二十二年前，一个叫做孤竹村的小村子里，传出了一声嘹亮的哭声。气冲冲的哭声里满是愤怒和委屈。在那一刻再次顺理成章地再次成为父亲的刘成良，弹掉袖口的一根草屑，面向早晨明亮如水的阳光，一边走向妻子的房间，一边嘟哝，哭得这么响，山都塌啦。

十个月前，年轻的刘成良带着妻子，离开亏本的建筑队，一直往南走。三四天后，他怀抱美好的梦想，到达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许多年后，李惠云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儿子刘家林讲述这一段日子。她的讲述总是以感慨开始。李惠云说，如果不是你爸和我到了那样一个地方，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你啦。刘成良当年带着妻子一直闯到缅甸，目的很明确：找到玉石。在他的想象中，缅甸满地都是玉石。进入缅甸不久，他确实打听到了玉山的所在。许多年后，李惠云对她和刘成良朝玉山的进发仍旧满怀恐惧，她的讲述总是在那些令人战栗的细节上徘徊不前。李惠云一遍遍说，通往玉山的路上有一条链子桥，几十米长的桥，却是几根锈迹斑斑的铁链子，

铁链子离江面上百米，在江面吹来的冷风中晃荡，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大声响。刘成良在前，她在后，两人心惊胆战地抓住铁链子，望着对面的玉山一点一点地往前爬，一眼都不敢朝下望。正当他们爬到中间，一口气快要舒下来的时候，变故突起，一辆东风牌汽车迎面向他们开过来，沉重的货车奇迹般地上了链子桥，轰隆隆地压过来了，两人在那一刻魂飞魄散。后来，周围重又静下来时，他们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仍旧吊在桥上。他们浑身颤抖着，爬过链子桥后，看到的玉山——玉山刚给人放了一把火。笔直耸立的大山黑乎乎的，黑漆麻乌的灌木丛中，一条尘灰弥散的小路扭扭曲曲往上延伸。他们像抓住一条悠悠荡荡的绳子一样抓住小路，摇摇晃晃地往上攀升。李惠云对爬山的讲述同样惊心动魄，她说，还没爬到山半腰，我的白色的确良衬衣就全黑啦，我的心都快掉进江底啦。他们整个身子紧紧贴住小路。江风不时吹来，吹得衣服呼啦呼啦响，时刻打算把他们像两片枯叶一样吹走。

相比较而言，李惠云对儿子最感兴趣的玉山上面的玉石洞的讲述就显得敷衍塞责了。李惠云只是有气无力地说，玉石是有的，满洞都是绿色的石头，但你爸说，那些绿色的石头还不能算真正的玉石，它们还太嫩。谁也不晓得它们哪天能变成真正的玉石。李惠云的讲述在这儿停了很久，她的视线穿越时光，凝视着往昔的那一段肝胆俱裂后的短暂平静。在我的回忆之中，她的目光在这时候显现出了玉石一样温润的光芒。